「峰頂」，不是「一切的峰頂」

虞非子

燈下集

但隨即，我發現林斤瀾要講的並非「美好的故事」：

我走的是極不安靜的路，為什麼喜歡極寧靜的詩？說不清楚。只悟到坎坷、倥傯、蹭蹬、忐忑、浮沉……這些同部首偏旁的字，若在其中找到片刻的寧靜，能叫渾身鬆弛，極舒服。

接着，林斤瀾開始想像那個擺攤的年輕人，「賣書爲的輕裝上路，投身戰爭，奔赴外戰內戰交錯的前線」

這一上路，決定了一生的方向，經歷戰爭的火，牢獄的水，革別人的命和別人革自己的命，也許在哪裡摔倒，爬得起來或者爬不起來。現在，也許安靜了，也許在罵，罵什麼？朝着年輕時候奔赴的、現在也丟不下的方向……

林斤瀾早在一九三七年便「上路」了，至一九四〇年決意去延安、遇到《一切的峰頂》之前，已經有了種種「革命經歷」。《林斤瀾說》中有一章《行歌如夢——林斤瀾的「革命」及其抗日戰友》，從「大約是溫州唯一一個敢於不到政府部門登記的民間團體」——「抗日戰友聯誼會」說起：抗日戰友聯誼會，不管是共產黨員還是國民黨員，不管坐過國民黨的牢還是共產黨的牢，只要是抗過日的，都是會員，都可參加，都有資格來敘舊，都有資格來吃一頓飯。但，飯錢自付，二十元……

於是這聚會上便有了「各色人等」……

其中還有「常常背別人的舅媽」的。程紹國對「背舅媽」的解釋顯然是聽林斤瀾說的：

「背舅媽」，即是黨內處決的代名詞。一條繩索套上脖子，背了十來步，氣絕，被扔在一個事先挖好的坑裡了。既省子彈，又無聲息。……

一九四〇年秋，林斤瀾和兩個革命夥伴決意離開溫州去延安。組織上安排他們轉道重慶。走到貴州獨山，林斤瀾便遇到了那個「擺攤的年輕人」。待得一九四一年到達重慶，「相煎何太急」的「皖南事變」已經發生，接頭的書店「已斷絕接頭了。林斤瀾被撂在重慶，開始了流亡的生活……」

「事隔將近半個世紀」，林斤瀾走過許多「極不安靜的路」之後，又想起了那個擺攤的年輕人，但在《峰頂》中，他顯然已描畫不出那青年「上路」之後的「美好未來」了……

林斤瀾有他的「困惑」。在《峰頂》最後，他寫下了自己的「不明白」

記下這些又算怎麼回事，不過是時間，據說就是生命，據說流水一樣流走無可奈何，據說走的是一個圓圈、怪圈、魔圈。當年讀它不懂，又叫它吸引住了的「一切的峰頂」，寧靜之極，其實是圓圈裡的一個起點，又是終點。其實現在我還不明白，這是悲哀或是歡喜。

如果希望圓圈轉起來，帶點螺旋性質，就是理想主義了嗎？

程紹國是了解林斤瀾的，他說：「林斤瀾對世界的認知是兩個字『困惑』。困惑是理性色彩，這裡有思索，有感嘆。他的眼睛後躲着『沉思的老樹的精靈』。」

究竟是什麼「困惑」着林斤瀾？推算起來應是寫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峰頂》，很有些隱隱約約的「說不清楚」和「不明白」，令人費思，直到有一天遇見了《翠微山》。《翠微山》是林斤瀾的一篇短文，刊於二〇〇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溫州晚報》「池上樓」副刊，說的是「大約十多年前」訪翠微山烈士墓的感悟。

……方台三層，欄杆衛護，石級升降，刷白嚴正。中間立碑曰「爲國犧牲永垂不朽」，字跡熟悉，卻沒有簽名，沒有年月，不知什麼戰事，因何「犧牲」。

（中）

家庭學校

馮進

域外漫筆

近日，湖北武漢有七家父母聯手，改建、利用農村一處廢棄的學校，親自給他們十歲的孩子講課，力求打造一個「桃花源」式的學校。這些家庭都經濟條件良好，一般父親在城裡打拚養家，母親在鄉下教育孩子。孩子的父母也都受過高等教育，不少還曾出國留學或當過老師。國人對此討論熱烈。專家普遍認爲，這不利於孩子今後接觸社會，融入主流；非專家則艷羨有加，覺得這些孩子日後大可出國深造，不必參加國內的高考。

國外的「家庭學校」(home school)是指由父母或家庭教師在家中給孩子授課的教育方式。在發達國家，這是義務教育法實施後，家長除了公立和私立學校之外的又一選擇。家長青睞家庭學校的三大理由是：擔憂外面學校的環境，希望加強宗教或道德教育，不滿一般學校的教學水平。對那些家住偏遠山村、暫居國外或經常搬遷的家庭，這更是家長的首選教育方式。在美國，家庭學校被主流社會認可，不少名校如哈佛、普林斯頓、斯坦福、康奈爾、布朗大學等都接受在家庭學校完成高中教育的新生。家庭學校的畢業生只要參加美國大學的標準入學考試如SAT、ACT，並且提供中學期間的詳細課程安排和學業功課記錄就可申請入學。目前家庭學校在澳洲、加拿大、新西蘭、英國和美國最爲流行，在德國和瑞典則不合法。

國外的家庭學校，教學手法多種多樣，有的強調學習西方經典，有的提倡「自然學習」，還有的呼籲「多種智能學習」，而且這些手法目前在公立或私立學校也被借鑒。更有一些家庭學校聯手組成「合作社」，互相教育子女，類似於本文開頭提到的武漢學校。

關於家庭學校的利弊，美國也多有爭議。支持者說這樣的體系培養出的孩子更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更熱心公益，自己的幸福感也更強。反對者則認爲家庭學校的標準不夠嚴格、科目不夠完善；教育出的孩子缺乏和不同背景的同齡人接觸和「社會化」的機會，和多元化的主流社會格格不入；他們還可能在家中被灌輸宗教極端主義理念，和現代公民的素質標準不符。

我的美國學生中，有一位猶太姑娘從小隨父母到中國，在東北上了小學，回到美國後就由母親在家教她，直到她十六歲進入大學。這是個優秀、成熟的學生，就是有點怕羞。另一位男生也是家庭學校的產物，功課不算好，但個性開朗，熱情助人，沒有發生專家擔憂的自閉、自我中心問題。當然，這兩個例子只是個案，不能據此對美國所有的家庭學校作出權威評判，但至少說明這種教學方式被主流社會接受，孩子在大學也並未處於邊緣化的困境。

在中國，要想辦好家庭學校就沒那麼容易了。私人的經濟保障以及父母的眼界和能力還在其次，社會的容忍和管理還遠未成型。不知武漢的那個學校能堅持多久，那裡的孩子又會有什麼樣的發展前景。

小吃和小吃宴

商子雍

飲食男女

蛇年春節期間，CCTV中文國際頻道的「走遍中國」欄目，連續播出了介紹各地風味小吃的系列專題片，打頭第一集，便是《西安小吃，活色生香》。作爲一介對飲食文化比較關注的本地居民，我應邀在專題片中對西安小吃做了一點兒介紹，下面要寫的，是面對CCTV的鏡頭時沒有說到的內容。小吃是餐飲市場上和吾等草民關係最密切的一個品類，眞可謂「不可一日無此君」矣！

但是，如果呈上一管筆、一張紙，讓您立馬給小吃之謂寫出準確而簡潔的定義，行嗎？

不管您行不行，反正我不行。不過不行也不要緊，咱們可以查詞典嘛！

《現代漢語詞典》對小吃一詞的詮釋是：「一、飯館中分量少而價錢低的菜。

二、飲食業中出售的年糕、糰子、元宵、油茶等食品的統稱……」我一向認爲，給字或者詞撰寫釋文，是一件難度特別大的事兒，而挑釋文的毛病，則相對容易許多。譬如上面這一條釋文，怎麼能把「分量少」列爲定義小吃的標準之一呢？荒謬！要知道，我們西安的牛羊肉泡饃，就是以小吃的身份在全國的餐飲評審中獲得金鼎獎的；如果上述釋文的撰寫者（或審定者、編輯出版者）來西安，我一定請他吃一次牛羊肉泡饃，讓他自己判定，這種小吃的分量，究竟是少、抑或不少。

在我看來，所謂小吃，其實就是那種和大菜相對應的餐飲。大菜者，西安人又稱之爲硬菜、主菜，是那種高規格的宴席上，被八冷八熱鋪墊、烘托，最後隆重推出的一道或幾道既好吃，又好看，價格還特別高，能給請客的人掙足面子的招牌菜；一語以蔽之，大菜其實是一種內涵複雜的吃品。小吃則截然相反，它是一種功能較爲單純的飯食，主要功能就是塡飽人的肚子（當然也必須美味，營養，潔淨）。同前呼後擁出場的大菜不同，小吃的登上餐桌，常常是形孤影單，一碗餬，一個臘汁肉夾饃，一盤包子……似乎很有幾分寒酸。但恕我直言，就像腦滿腸肥的富翁不一定比身材瘦削的窮漢更健康一樣，對人的腸胃（而不是人的意識）而言，最受歡迎的，不是極盡豪華的大菜，而是貌似簡陋的小吃。

如果讓我來給小吃定義，那就是：簡單，好吃，便宜，能使人的身心長久保持健康的飯食。

至於小吃的顯著特點，起碼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歸納，但卻絕對和前述詞書裡的「分量少」無關。

小吃的第一個特點，我以爲應該是由品種林林總總所構成的洋洋大觀；這個特點，在西安的餐飲市場上表現得特別突出。正如CCTV專題片中介紹的：「西安，不僅以十三朝古都的悠久歷史聞名於世，也以各色美食吸引着八方來客。據統計，西安的小吃有二百多種，是中國小吃品種最多的城市之一」，也因此，「二〇一一年，西安入選亞洲十大小吃城市，並且成爲中國內地唯一入選的城市」。

在過去，小吃是上不了大席面的，即就是勉強擠了進去，也是作爲補充和陪襯，成不了主角。現在則不然。如餃子、牛羊肉泡饃等傳統的西安著名小吃，就已經堂而皇之的從「大牌檔」昂首闊步地走進了宴會廳，成爲赫赫有名的餃子宴和泡饃宴；更有把釀皮子、鍋貼、柿子餅、金線油塔、棗肉沫糊、臘汁肉夾饃等著名小吃，與西安飯莊的葫蘆雞、溫拌腰絲、奶湯鍋子魚等招牌大菜組合起來，名曰陝西小吃宴，可謂強強聯手，珠聯璧合。以上這幾種價格不菲的小吃宴，如今都已成爲西安的政務招待和商務招待的重要選項，最終的結果，是使得請客的人掙足了面子，賣飯的人掙足了銀子，吃請的人大快了朵頤、大開了眼界，實現多贏，皆大歡喜！

我覺得，小吃升級，搖身成宴，這就像村姑成了貴婦、貧女變爲富婆，絕對是好事兒。只是小吃宴不菲的價格，卻讓我想起了小吃（不是小吃宴）的另一個特點，這就是它的平民性和大衆性，而平民和大衆，又顯然是和高價位格格不入的，於是，忍不住要就此饒舌幾句。

近一些年來，我們社會的各種服務行業，都或多或少地呈現出向貴族化靠攏的趨勢，餐飲業也不例外。倘若以此來證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乃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愚以爲並無不可。但問題是先富起來的畢竟還是一小部分人，而目前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不良社會形態，看來三天兩後晌好像也無法改變。所以，無論是着眼於薄利多銷地賺錢，還是堅守職業道德底線，對餐飲界的朋友們來說，小吃成宴固然不妨繼續去做，但保持小吃的平民性和大衆性，亦即努力給暫時沒有成爲貴族、無力前去消費宴會的平民百姓供應價廉物美的各色小吃，應該是當務之急。

不過，要促使餐飲界的朋友如此行事，還得寄希望於公款吃喝奢靡風氣的被蕩滌。因爲，到了那個時候，餐飲界的朋友們，如果不把最大精力投入到與平民百姓有關的各類小吃，以及低價宴席的製作和經營上去，老老實實地走薄利多銷的正道，那他們，怕是就只剩下喝西北風的份了！

如畫春色（攝影） 王國紅

萬榮人的文化自信

流沙

文化什錦

多年前去過晉南，考察過一家工廠。那家工廠就在運城市的城郊，當時接待我們的是這家工廠的辦公室副主任，一個有些禿頂的中年男子，我看到副廠長介紹他時，表情十分奇怪，對他有些調侃、揶揄的意思，副廠長說：「他可是萬榮人。」

當時也不知副廠長是什麼意思，萬榮人又怎麼了。但後來發現，這位辦公室副主任眞是個「笑話簍子」。當時我們在工廠食堂用餐，上的是米飯和饅頭，還有一大盆番薯榨菜湯，因爲是熱天，食堂裡有幾隻蒼蠅飛舞。我們正在啃饅頭，只聽他一聲驚呼：「哎呀，你這位空姐，好好在天上飛，怎麼就跳海了呢？」

我們面面相覷，不知何意。只見他很快地用筷子從湯中撈起一隻蒼蠅。說：「你們看，連空姐都跳海自殺了，你說像咱們在工廠裡打工的，日子怎麼好過？」

我們一起大笑。

當年企業如火如荼進行「轉制」，工人的日子非常不好過，像我呆的那家工廠，技術骨幹、工人走了許多，工資福利也在下降。他的這番調侃，說到了大家心裡。後來又去了晉南一些地方，發現那裡的人對「萬榮」有一種十分奇怪的態度，是取笑又不是取笑，是諷刺又不是諷刺。後來問當地人，才知萬榮是運城的一個縣，那裡出產笑話，而且萬榮人的個性有些倔，因此關於萬榮人的笑話很多，這樣一傳十、十傳百，萬榮人就被演繹成一個「特立獨行」的群體，似乎他們天生就是「笑料」。讓我記憶猶新的一個笑話是這樣的，一個萬榮小伙子用自行車帶自己的老婆去趕集，中途有一輛自行車超過了他。小伙子一個剎車，連忙讓老婆下車，自己蹬着自行車拚命追，終於追上了那個超過自己的人，他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然後又蹬着車子回來，讓老婆上車。

我記得當時聽了這個笑話，大家都笑了。

萬榮人怎麼會這麼「橫」，這麼好玩的。我沒有去過萬榮，不知道萬榮是不是到處是「笑話」。但是從當年的感受來看，大家對萬榮人有一種「貶義」，雖然表露得不很直白，但能讓人感覺到。

最近有友人從晉南來，再次說起萬榮，卻讓我詫異不已。

友人說當地這幾年把「萬榮笑話」當成了文化產業來開發，四五年前還建成了笑話博覽館，到晉南旅遊的人，大多會到萬榮的笑話博覽館去參觀，去的人多了，萬榮的知名度越來越高，遊客們都樂意到萬榮去「尋開心」。在民間，一個地方的人對另一個地方的人的「文化隔閡」是常見的，譬如上海人小器、浙江人精明、山東人火爆……等等，但很少有人會順着竿子往上爬的，大都一一進行駁斥，絕不賣帳。但萬榮人卻不是這麼想的，順着大家思維定勢，借力打力發展起了笑話文化產業，他們從來沒有想過「萬榮笑話」會制約萬榮的發展，相反他們認爲「笑話」是萬榮的特色和文化，是差異化競爭的資本。我想到了一個詞來形容萬榮：「文化自信」。什麼叫文化自信，就是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自我創建。就像一個人，一天到晚自暴自棄，怎麼看得到光明，最終將一事無成？只有自信自尊，認識自己的長處，才能更好地掌握未來，也會贏得別人的尊重。

由萬榮的文化自信，還讓人想到了一個更大的命題——文化強國。一個國家的民衆只要對自身文化的價值有充分的肯定，並對這種文化的生命力有堅定的信念，這樣才會有自信，有自信才能有自尊，有自尊才能有自立，有自立才能有自強。一個國家的民衆如果對自己的文化不自信，認識不到它的優勢和長處，那「發展和強大」也許就無從談起。

笑聲故園來

姚船

客居人語

蛇年春節和往年新春一樣，令華人社區和每個華人家庭都喜氣洋洋，充滿歡樂祥和氣氛。五花八門的賀年禮品和食物琳琅滿目，祝福語和恭維話充塞耳邊。而我最想看到的卻是人們純眞、愉悅的笑臉，最想聽到的是人們發自內心眞誠、坦率的笑聲。

笑臉引起共鳴，笑聲牽動情懷。從遙遠東方傳來的親友祝福電話，我彷彿能看到他們的音容笑貌，而更令我開懷的，是今年二月十七日（大年初八）晚上在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劇院欣賞了一場精彩的姜昆新春爆笑晚會。這台由中國曲藝家協會主辦，加拿大中國專業人士協會和加拿大傳奇文化發展公司承辦的晚會，表演者是在海內外華人中享有盛譽的相聲表演藝術家姜昆和戴志誠、鄭健、周煒等一批相聲界明星人物。陣容鼎盛，加之姜昆的洋弟子大山特地趕來爲晚會做嘉賓主持。名師高徒聯袂，中西名嘴互侃，其藝術性和娛樂性更令人期待。

晚會首先由朱少宇和張露曦表演相聲《我要當明星》，生動逗笑的語言，誇張活潑的動作，一下子調動了全場氣氛，笑聲溢滿演出大廳。緊接着周煒、鄭健的《歡聲笑語》，倆人精堪的表演，令人擊節叫好。周煒是姜昆第二十六位入室弟子，相聲工夫自不在話下，而且聲音宏亮，隨後高歌一曲也獲滿堂掌聲。而曾獲世界滑稽「金小丑」大賽最高榮譽「金小丑」獎的孖生兄弟劉全和、劉全利，則爲多倫多華人獻演了默劇小品《兄弟拍電影》。這令我想起了喜劇大師卓別林，一笑一瞥，一揮手一投足，都那麼幽默富於內涵，讓人由衷從心底發出笑聲。該劇還當場從觀衆席上請來四人充當臨時演員，他們生澀有點笨拙的表演大大增添了台上台下的交流和樂趣。

當然，人們最期盼的還是姜昆出場。而他也不負衆望，搭檔戴志誠、趙津生演出的《和誰說相聲》以及壓軸與周煒、戴志誠、鄭健、朱少宇演出的《專家指導》，內容滲透現實生活，鞭撻社會中的不良現象，可謂入木三分，通俗不失深刻，嘻笑怒罵中令人反思進步。笑聲，像一根主軸貫穿整台晚會；歡樂，似空氣般感染每個人的心。

演出當天，姜昆還被安省委任爲該省旅遊文化親善大使，在中國宣傳安省和加拿大的旅遊資源，進一步促進加中文化交流，加深兩國人民的相互往來了解。多年來，姜昆訪問加拿大十多次，對這裡有一定認識，由他擔任這個橋樑角色，再合適不過。望着在熱烈掌聲中向觀衆謝幕的姜昆和其他藝術家們，我更體會到佳節倍思親的涵義。踏着雪地走向停車場，在零下十幾度的夜晚一點都不覺冷。笑聲故園來，讓海外華人感到更親切，更開懷。

國人的腰爲何這麼粗

汪金友

自由談

《讀者》今年第二期刊登了一個笑話：一女子請一道士到家裡來驅邪。她說：「大師，最近實在很奇怪。先是上樓梯時，那木頭樓梯竟然硬生生斷了。後來我剛坐到椅子上，椅子也折了。最恐怖的是，晚上睡覺時，床竟然也塌了。請大師救我！」道士聽罷，抽出一柄桃木劍，舞動一通後，劍指女子，並大喝：「丫頭，你該減肥了！」

我在猜，這個丫頭的體重有多少？她能把樓梯踩斷，把椅子坐折，把床鋪壓塌，至少得有三百斤吧？只是，她怎麼身在胖中不知胖呢？明明是自己的身體嚴重超重，卻請大師來家裡驅邪，好可笑，好危險。

好笑固然好笑，但千萬不要一笑了之。因爲有一組活生生的數字，證明我們中的很多人，都和那個丫頭極其相似。一份調查顯示，一九八五年，中國內地城市男性的平均腰圍爲六十三點五厘米，而到了二〇一二年，則增加到七十六點二厘米，增長率爲百分之二十。更令人震驚的是，其中四十至五十歲男性的平均腰圍，已經達到八十六點二厘米。

另據《國民體質監測公報》顯示，一九九二年，內地有二億人超重和肥胖。到二〇〇二年，這個數字達到了三億人。再到二〇一〇年，十八歲及以上居民超重率百分之三十點六，肥胖率百分之十二，兩者相加爲百分之四十二點六。超重和肥胖者的增多，直接造成了三方面的後果。其一是嚴重影響身體健康。目前我國十八歲以上居民中，百分之十八點八的人患高血壓，百分之二點六的人有糖尿病，百分之十八點六的人血脂異常。其二是過多的佔用和浪費社會資源。生活、醫療等各種費用，都會相應加大。其三是增加家庭負擔。經常是一人肥胖，全家哀愁。婚姻、工作、出行、就醫等，都有可能成爲困難。

中國人的腰爲什麼會粗得這麼快？一種說法是過去中國人「餓怕了」。尤其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正趕上經濟最爲困難的時期。一天只有幾兩糧食，一年只有逢年過節時，才能嘗到一點肉味。所以改革開放以後，這些人見了大魚大肉，就可着勁地吃。一些有權公款消費的人，更是一天到晚泡在酒裡和肉裡。結果不僅吃胖了身體，而且還「喝壞了黨風喝壞了胃」。

另一種說法認爲，導致中國人腰粗的罪魁禍首是西方速食的侵入。據《新科學家》雜誌報道，來自英國倫敦的營養學家安德魯·普倫蒂斯曾做過一個試驗，發現一周吃一個漢堡包，一年就能增加八公斤的脂肪。這些美味可口卻含有高熱量的食品，威脅着大人，更威脅着孩子。

經濟發展和生活相對富足之後，我們無時無刻都在面臨着美食的誘惑。報紙上在誘惑，電視上在誘惑，大街上在誘惑，一旦走進酒店和超市，就會遇到更多的誘惑。看看這個，想嘗一嘗，看看那個，要吃一口。眼睛可以一覽無遺，大腦可以興奮異常，嘴巴可以來者不拒，而肚子只有那麼大，肉皮只有那麼厚。吃多了，就只能加大外延的力度。

過去可能有一些人，以「腰粗」爲榮。但「腰纏萬貫」的腰，不是「肚肥腰圓」的腰。你身上的肉多了，沒有人誇你生活好。最好的辦法，就是從減少飯局開始，從控制飲食開始，從加強鍛煉開始，從改變陋習開始，從管好孩子開始。不能讓我們的孩子，成爲「更粗」的一代。